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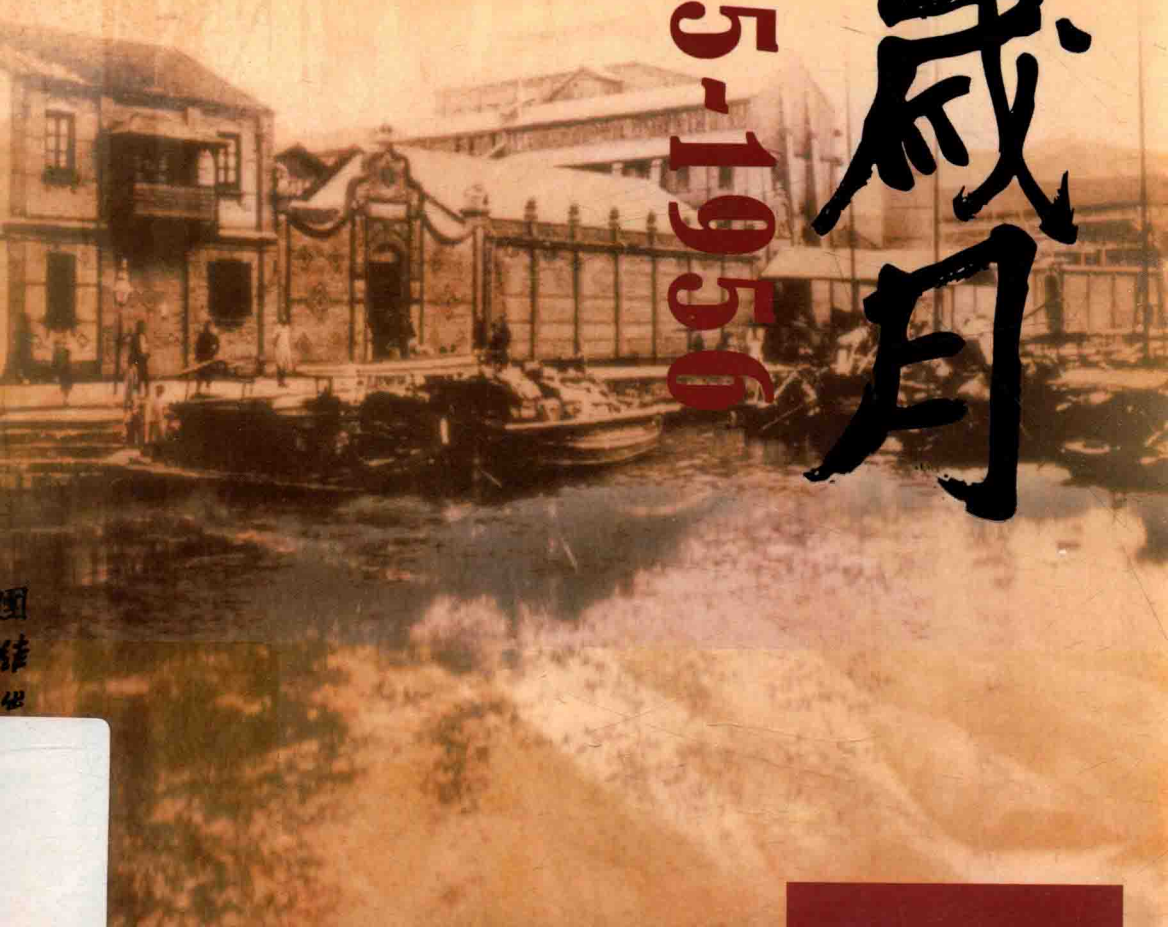
激荡岁月

(下册)

锡商

1895-1956

陆阳 沈云福 / 著



【下册】

激蕩 歲月

陆阳 沈云福 / 著

锡商1895—1956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 / 陆阳，沈云福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126-3716-0

I．①激… II．①陆… ②沈… III．①商业史—无锡

市—1895～1956 IV．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2508号

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

出版发行：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240 1/16

印 张：40

字 数：530千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3716-0

总 价：80.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四部分 艰难图存（1937—1945）】

此时的故事，渗透着浓重的悲壮气息，侵略者的战火和硝烟四处弥漫，民族工商业遭受空前浩劫。

此时的故事，又充斥着无度的焦虑，刺刀的威逼，“发还”的利诱，地处沦陷区的民族工商业苦苦挣扎，艰难持守。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此时的故事，又澎湃着几多血性和激情。李国伟、薛明剑、杨琳等，在大后方延续着民族工商业的生机。

中日对决中的严峻商战，考验着商人的志节和毅力，也关乎抗战的前途。无论黑夜多么沉重，但总有一种力量让人肃然起敬。

1937 年：铁蹄蹂躏下的抗争/3

战火的荼毒/3

内迁悲歌/8

荣宗敬之逝/11

到大后方去/14

1939 年：痛苦的蛰伏/22

避难“孤岛”/22

畸形繁荣/27

劫难与持守/35

巨石下的小草/45

1942 年：在后方/53

薛明剑的担当/53

窑洞里的奇迹/58

特殊的“潜伏者”/64

【第五部分 家国梦难圆（1945-1949）】

复兴、沉沦，成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

所有的一切在光荣中开始，却在混乱中结束。其间惊鸿无数，却又藩篱丛生。

那个原本应该带来无限希望的政权，却成了一切苦难的源头。一群具体的经济人，在一个困顿落后的经济环境中苦苦挣扎。

时代的列车，已不可避免地到了变轨的时刻。

1945 年：复原，复元/73

家国之梦/73

复业/77

狂飙再起/85

“三足鼎立”/94

“寒意”袭来/98

1946 年：风雨如晦/105

荣德生绑架案/105

管制“噩梦”/109

1948 年：黎明前的黑夜/118

老人的悲观/118

“坏政府”的改革/128

华润“出世”/139

【第六部分 大变局 (1949 - 1956)】

又一个陌生的新时代到来了，有人走了，有人留下了。

当固有的商业传统与全新时代相碰撞时，总会有阵痛，这是进步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民族工商业最终全面公私合营，实现了体制的变迁，也走完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程。

不过，民族工商业曾经创造的辉煌，却以另一种途径和方式延续并光大着。日后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乡镇企业这一全新的经济业态，又在悄然萌生。

1949 年：走还是留？/151

十字路口/151

见识见识共产党/157

“工商界的朋友”/160

沐浴在“阳光”下/165

1954 年：公私合营/174

一个新词/174

德公远行/180

走社会主义道路/185

1956 年：此伏彼又起/191

“成串的葡萄熟了”/191

“红色资本家”的诞生/200

春雷一声天下晓/205

尾 声/213

参考文献/214

附录：锡商人物索引/233

锡商（1895 - 1956）大事记/235

回望无锡百年工商史上的两轮辉煌/课题组/258

后记/273

激 蕩 歲 月

錫
齋
1
8
9
5
—
1
9
5
6

第四部分
艱難圖存 (1937 - 1945)

1937年：铁蹄蹂躏下的抗争

在残酷的战争中，民族工商业的命运是如此脆弱，如同蚕丝在大风中飘荡，无所归依。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李国伟、薛明剑等人冒着炮火，分别率领工厂内迁大后方；而更多的商人，则把上海租界作为创业的新起点。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时期，大大小小的商人们与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突然间与民族命运这个大道义站在了一起。

即使是在凛冽的寒冬，同样有着含苞怒放、香气迷人的艳艳腊梅。

战火的荼毒

1936年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复苏，荣家企业一扫前几年的阴霾。至1937年，景况更佳，荣德生回忆说：

本年营业，承上年之后，纱销俏利，价渐高，好牌子已逾三百元大关。花价未涨，扯四十元之谱，各厂有利，气象极佳。……此时我各厂营业日佳，出品有利，每件可余七八十元，为历年所无。原料、物料，积存充足，纱、布销路甚好，纱改大盘头、大筒子，布则坯布，均系实销。铁工厂尤好，订购络绎，人人欢迎，工作分日夜两班，并已添建公事房、工场、打样间、翻砂间、工人宿舍、教室、饭厅、平车间等屋，准备开始翻制细纱、粗纱、钢丝、清花等机，预计每月可出纱锭五千枚。^①

可是，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爆发，让荣氏的美好前景成了泡影，也改变了整个民族工商业的走向。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

^①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37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0—131页。

入宛平县城搜查。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悍然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战争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但也蕴含着无形的机遇。在此前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战争”一直都是荣家企业发展大事记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词语。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保兴面粉厂的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打响，使得茂新面粉厂积压烟台的21万包面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兵船面粉在北方的销路由此打开。

1914年秋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两人乘机大力扩充事业，把面粉产量扩张到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刚刚建成，就实现了产销齐增、量价日涨。荣家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回顾民国以来的历史，中日两国在中国土地上的冲突已经不是一二起了。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这又是日军蚕食中国的惯用伎俩，其结果至多是局部战争。荣氏兄弟希望卢沟桥的烽烟能够早日熄灭，趁着这一年产销趋旺的势头，抓紧生产，以期望在年底能够还清债务。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记述：

至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猝起，当时江南尚称安定，无锡各业照常，惟北方阻断，面粉堆积，无法销运。茂新至八月底已代福新做存麦。申三则纱价步涨，达三百二十余元，估计若至年终，余额必巨，可代总公司还去本厂押款矣。当时职员也多抱很大希望，年终分红不在少数，皆提起精神，努力工作，出数激增。^①

然而，时局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由此爆发。7月底，北平、天津即告失守。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已经不容再有任何幻想的余地，中国只有奋起反击，进行一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才能挽救民族危亡。8月13日，日军进袭上海，中国守军奋起反抗，淞沪会战旋即爆发。

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各城市。根据1937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当时全国已登记工厂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超过了3300家。而作为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登记的工厂有1297家，工人有11万多人，占全国总数的31%以上。^②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军队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和重型武器，上

①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37年条”，第132页。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丛书（2），1984年，第23页。

海人民和民族工商业自然也首当其冲成为战争直接的受害者。

战事伊始，地处战区的申新五厂、六厂和七厂就被迫停产，疏散工人。但荣氏兄弟仍希望“战事早平，顾全信用”，这样他们可以尽快还清欠款。荣德生表示：“或有劝余何弗将款结存外汇，余深不以为然，决以还清欠款为上策。”^①

但是，战局的发展又一次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随着战事趋紧，情势变得愈加危急。此刻，申新一、八两厂仍然坚持生产，大难也就在这时降临了。

10月27日清晨，天空呈现出蔚蓝的颜色，能见度极好，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早上8时40分左右，日军巨型轰炸机以三架为一队，共分三队，飞临厂区上空，向申八投下了大约十八九枚重磅炸弹。申八中弹后顿时烈火腾腾，浓烟滚滚。厂里的人们四处逃窜，哭声、喊声响成了一片。谁知，日军的战斗机继之而来，又用轻型机关枪丧心病狂地向地上的人群扫射。很多人中弹倒地，血流如注，申八成了一片火海。

申八的旁边是申一，日军的飞机立刻又对申一发起了一阵狂轰滥炸。从南向东，由东而南，无论是布机间、细纱间，还是钢丝、清花等车间，都被日军投下了一颗颗的重磅炸弹……

这场浩劫，申新一、八两厂当场死亡70余人，受伤急送医院的有350余人。厂区方面，申八全部被毁，申一北工场、布厂的半部以及办公室、工人宿舍、饭厅、货栈、物料间等悉数被炸毁。两厂合计各项损失高达500余万元法币。^②

日军飞机轰炸之后，对申新早已怀恨在心的日商丰田纱厂派出一些浪人和流氓冲进申八废墟，将幸存的百余台精纺机用重磅榔头逐台敲碎，连车头马达油箱及尚未完全损坏的机器也全部捣毁，无一幸免。

荣德生听到消息后，捶胸顿足，欲哭无泪：

申一、八已隔断在火线中，申五、申六、申七在杨树浦，适在战线，无人看守，在闸北地区之福新各厂亦同。如何结局，不能预料。至此，惟有听天由命而已。^③

在孙子荣智权的记忆里，爷爷荣宗敬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虽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不象有些人有很多烦恼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④但真正大难临头，他也未必能安睡。在废墟和灰烬中，

①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37年条”，第133页。

②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

③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37年条”，第135页。

④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上海三盛宏业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编写：《百年商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他悲愤交加，有一天读着弟弟从无锡寄来的信，他突然脑溢血倒下，幸亏挡车工出身的三太太处理得当，侥幸脱险。一醒过来，他就马上派人到日占区查看厂房、机器设备的受损情况。

11月12日，中国军队被迫全线西撤，上海沦陷。申新、福新的大部分工厂被日军占领，重要机件被拆运，成品、原料被劫走，栈房及公事房、宿舍、工房被损毁。“重要机件已被拆卸偷运甚多，损失重大，确数不详。”^①

所谓祸不单行，地处无锡的荣家企业也未能逃脱日军飞机的轰炸。

战争伊始，上海战事日益激烈，无锡成为后方重镇，又是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10月6日以后，日机几乎无日不来轰炸。豫康、广勤、业勤纱厂和协新厂先后被炸，损失惨重。业勤，这一在近代中国棉纺工业史上首开其端的企业，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后人所不知不晓，诚为可惜！但是，业勤纱厂开了无锡地区近代工业的先河，产生和培育了无锡最早的一批纺织工人和技术人员，对当时重商风气和氛围的形成起到了引路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业勤纱厂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垂之于久远。

除了战争的直接损失，与日本军事进攻结伴而行的是野蛮、无偿的剥夺。11月25日，日军攻陷无锡。在淞沪会战爆发初期，荣德生率先响应号召，捐赠一万包面粉；时隔数日，又先后两次再赠面粉两万包。他组织申新三厂加班为抗战将士制造军布军服。公益铁工厂还响应配合政府号召，停止制造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支援前线。于是，这些工厂成为日军破坏的主要目标。申新三厂有四万枚纱锭、1000台以上布机被毁，所存4.8万多担棉花、6.4万多匹棉布、3400多件棉纱均被烧毁或劫走。除了纺纱工场因系钢筋水泥建筑未曾全毁外，其余纺布工场和561间厂房都被夷为平地。茂新一厂四万多包面粉被抢，厂房机器被放火烧毁，大火一直烧到月底，全厂变成一片瓦砾场。其他工厂也难逃厄运。永泰丝厂留存的两万包干茧、600担生丝，大都被毁被抢；庆丰厂漂染整理部全部焚毁；丽新损失纺部50%，织部70%，染部30%。^②“各布厂留放布匹，各商店所存货物，各旅社家具均被抢掠一空。典当什物，任恣携取。各纱厂、铁厂五金机器等物，重要者均已掠去。其余封存，行将运往日本。丽新、振新、申新、福新、茂新各厂房屋被改充敌军野战修理厂。”^③

^①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10页。

^② 《丽新、协新走上新路——唐程资本集团在无锡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纪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③ 《新华日报》1948年2月16日。

命运多舛的缫丝业，刚刚从经济大危机中有所恢复，就迎来了这场新的浩劫，从此“星光不再”。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江浙制丝工厂被害状况调查书》（1938年4月调查）所记，“无锡方面被害丝厂亦多，四十一厂中，残存者仅十四厂”。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楠木实隆编写的《无锡工业实态调查》也承认：“无锡城镇在战火中烧毁房屋三万一千余间，损失额达二亿元。”实际上丝厂被日军破坏的情况，比日本调查公布的要严重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开工的42家丝厂，丝车12656台，破坏较轻的只有12家，丝车3280台。机械设备拆除的厂9家，丝车2438台。厂房设备大部破坏的厂14家，丝车4500台。全部焚毁的厂有七家，丝车2434台。还有当年尚未开工的丝厂，计丝车724台，也被日军炮火全部烧毁。也就是说，无锡城乡丝车设备被日军损毁数量达70%左右。^①

已经抵达汉口的荣德生，时时关注着家乡沦陷后的消息。但得到的消息无一不让他忧心如焚，他记下了无锡工业受劫后的惨况：

十二月八日后，天天有消息，报纸亦有登载，无锡北门一带市房全被焚毁，豫康、广勤、业勤皆烧去。十二日后，茂新一厂烧，振新老厂砖木建筑亦烧，新厂则因水泥建筑无法烧也；申三栈房、轧厂、布厂、摇纱间均被烧，粗、细纱间及电机间均留，亦因水泥建筑故也，厂中房屋已所存无几。……报载沪、锡一带，被毁纱锭有六十万枚。^②

至此，荣氏所拥有的21家面粉、棉纺厂，除了在汉口的申四、福五及上海租界内的一些工厂得以幸免，其余地处上海华界、无锡和济南的14家工厂，悉数被日军损毁。

腥风烈烟，裹卷大街小巷。无锡经历了千年不遇的浩劫，一时成了死城！

那么，荣家企业的战争损失又有多少呢？

受到轰炸的申新一、八厂损失自然最为严重。申新总公司于1938年10月委托斯班脱（Graham



申新三厂织布车间被日军焚毁后的景象

^① 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四卷，彭泽益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65页。

^②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37年条”，第135页。

Spainter, Ltd.) 进行恢复旧观的调查设计, 据该报告显示, 两厂损失固定资产 383 万元法币、1009 英镑和 1961 美元, 各项物资的损失, 如原棉、纱布、在制品、机物料等, 当时估价达 134 万元。两项合计约 500 万余元法币。^① 申新五、六、七厂原料机器被动劫掠, 损失也很惨重。其中申新五厂损失约 198 万元法币; 六、七厂除了厂房、机器被毁被劫外, 货物损失就分别达到 205 万元和 713 万元。^②

茂新、福新、申新三大系统的损失, 据抗战胜利前夕荣尔仁向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呈文, 高达 5281 万元之巨。^③

那一年的正月初一, 相信命理之说的荣德生曾扶乩请仙。乩示云: “三年内还清, 且可有余。”^④ 但在隆隆的炮声中, 他生平第一次对神仙的指示产生了怀疑!

内迁悲歌

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初, 东南沿海部分工厂开始筹划向内地迁移。8 月 10 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资源委员会提出的有关上海工厂内迁的议案, “严厉监督, 克日迁移”。11 日上海民营工厂的代表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 12 日又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 具体负责迁移工作, 确定上海工厂内迁的第一目的地为武昌, 开始实施工厂内迁。

此时的局势已是十分危急, 13 日, 日军就发起了向上海的全面进攻。国民政府认识到仅靠民营工厂自行组织是不能完成内迁重任的, 在 9 月 23 日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 负全国厂矿事业调整促进之责, 到 11 月 12 日下设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 全面负责厂矿迁移工作。

工厂要不要内迁? 纠缠了荣氏兄弟整整几个月。他们不得不考虑着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 工厂拆迁内运, 是一件经济上耗费甚大、技术上又很复杂而困难的事情。荣氏有众多工厂, 要迁移那么多笨重的机器, 有不少问题难以解决。第二, 内迁到何处, 对企业经营是否有利, 也难以预料。相反, 如果留在上海, 有外国租界的保护, 未必不比内地安全。更何况, 当时上海与内地、东南沿海的交

①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 第 4 页。

②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 第 5-8 页。

③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 第 184 页。

④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37 年条”, 第 129 页。

通依然畅通,估计工厂生产业务所受影响不会太大。因此,荣氏兄弟决定暂时不把工厂内迁,以便抓住战时有利时机,多获取利润。结果,淞沪会战激战三个月,荣氏兄弟在观望中没有从上海迁出一部粉磨和一只纱锭,只从战区的福新一、三、六厂抢出了部分小麦和面粉,申新一、八厂搬出了十卡车的棉花和纱布。

上海沦陷后,大规模的工厂内迁戛然而止。据统计,从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至此,自上海迁出的民营工厂共计146家,其机器材料安全抵达武汉的共计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①但是,在日军炮火的威胁下,工厂内迁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迁出工厂数,与核准迁移工厂数(224个)相比只占65%。^②

在中日双方激战之际,工矿调整委员会与江苏省政府迅速拟定了各地28家工厂为迁移对象。在无锡,纺织业的申新三厂、庆丰、丽新、广勤、豫康、协新、赓豫,针织业的中华针织厂,缫丝业的华新、永泰,造纸业的利用造纸,机器制造业的公益铁工厂、公艺机器厂、广勤机器厂、震旦机器厂都被列为内迁对象。

但是,随着战事的急转直下,工厂内迁计划多数未及实施。至1937年底止,无锡仅有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合众铁工厂等少数几家实现了部分内迁。

9月,申新三厂迁出第一批旧粗纱机三部和新购买的布机200台,准备装船沿长江转运汉口。10月中旬,又迁出第二批40台布机以及部分棉花、纱布。然而,这两批设备、物资运至镇江后,均遭镇江海关的刁难,坚持要见到资源委员会开具的内迁证明后才予放行。如此一来,两批机件被迫滞泊于长江,寸步难行。日军飞机天天进行轰炸,继续停泊长江风险极大,申新三厂不得不将这批机件卸落于附近农村。后来,申三又抢运出一部分重要机件和物资藏匿于四郊乡间。无锡沦陷后,这些纱布及机件悉数被日军劫走。

在荣家企业中,无锡公益铁工厂走上了西迁的道路。该厂“专为荣氏申新、茂新等及对外制造零件及修理机械之需,独立经营”^③,抗战爆发前“有制造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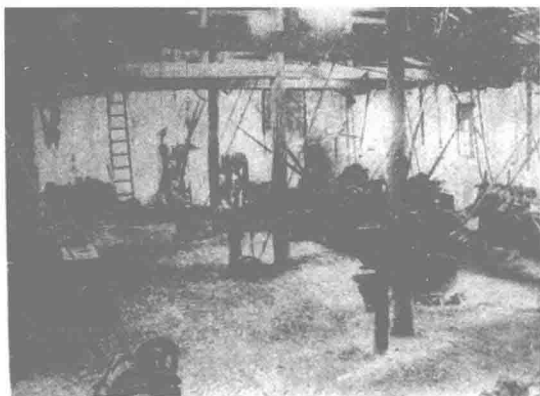
^①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齐植璐:《抗战时期工矿内迁与官僚资本的掠夺》,同上书,第69页。

^② 核准迁移工厂数,见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编《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核准迁移工厂名单》(1937年12月)。

^③ 薛明剑:《公益机器厂之内迁》,《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52页。

机百余部”，“每日能出新式布机八台”^①，上海沦陷后，该厂仓促内迁，将70余吨轻型机器拆卸后装船西运，途中复遭日机轰炸，不少物资散落，最终到达重庆的只有一小部分工作母机、几十名工人及技术人员。1938年6月，该厂在重庆菜园坝租地建厂，定名复兴铁工厂，以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工产品为主。

震旦机器铁工厂的内迁，同样经历了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损失不小。这家工厂是民国时期我国消防器材生产的支柱工厂，不仅率先在国内生产药剂泡沫灭火器，还改装了我国第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泵浦消防车。分别在上海和无锡有两家工厂，并在汉口、南京、杭州开设分公司。淞沪会战期间，厂主薛震祥将无锡工厂设备分装五艘船只，计划通过长江水运内迁重庆。不料，船到南京浦口附近遭遇日本飞机轰炸，两艘被炸沉，其余三艘到第二年才抵达重庆。到达重庆后，在上庆寺设厂恢复灭火器和手抬式、拖曳式消防泵的生产，并着手开发研制消防水带。



无锡公益铁工厂

在工厂内迁的洪流中，谈家骏的无锡合众铁工厂的内迁比较顺利。连工人、家属带设备分装六辆卡车，由无锡北上，辗转到达南京，再从南京乘船，溯长江而上，至湖南岳阳上岸，再经长沙到湘潭金凤庙，建厂生产。随着战事变化，又先后转至广西全州，以生产汽车零件和部分军工产品为主，取名陆军第五军修造厂。1940年以后，原合众铁工厂的人员、设备，逐渐脱离第五军修造厂，先后在衡阳创办立达机器厂，生产造纸机械及龙门刨、牛头刨等机床；在桂林、重庆建立循规机器厂，生产汽车活塞环等零配件。

穆漪君的兴业染织厂，则经历了“去而复回”的曲折过程。原为绸布庄的职员穆漪君，看到丽新、丽华等纺织厂、布厂都是由绸布行业的从业人员集资创办，获利颇丰，心生羡慕，于是与他人集资两万元在梁溪河畔创办兴业染织厂。结果，工厂设备尚未全部投产，八一三事变发生，穆漪君不得不叫停工厂，将成品绒布装运汉口，剩余坯布运往苏北。由于在汉口销售绒布时发生纠纷，穆漪君再次回到无锡，整理设备，复业生产。由于其他染织厂受损严重，该厂在抗战期

^①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24页。

间得到一定发展。

薛寿萱的永泰丝厂，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也在内迁之列。但是，永泰丝厂最终也没能迁走一部丝机一包丝茧。兴业公司解散时，日军已有南下之势。薛寿萱虽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仍然冒险以60元的牌价大量收进鲜茧。为此，薛寿萱以厂房、机器设备向农本局押款100万元，又以干茧向多家银行、钱庄押款。七七事变的炮声，将他的计划全盘打乱。

化为泡影的，还有薛寿萱“建厂制丝”的设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造丝兴起，这是丝绸业生产原料在厂丝替代土丝之后的第二次新陈代谢。1937年初，薛寿萱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请，并经核准，计划筹设人造丝股份有限公司，并取得了在苏皖两省享专利权五年的权利。^①当时，苏州《明报》还对此作过专门报道：“据记者探悉，我国人造丝厂即将筹建，已于无锡太湖湖滨购地四十亩，预定资本四百万元，一百万元业已认齐。”^②



薛寿萱

薛寿萱全家携资迁居上海，又经香港转避美国。当时永泰的流动资金有170多万美元，薛寿萱带走了100多万美元。薛祖康留在上海，维持残局，把一些干茧运到上海，委托上海丝厂代缲后分批运往美国销售。虽然永泰没有正式宣布解散，但机器被拆，人员星散，只坚持了三个月的生产。

迁居美国的薛寿萱，直至逝世，三十多年间再也没有回过故国。何以如此毅然决然？当事人已逝，这恐怕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

荣宗敬之逝

民族工商业的内迁，以其悲壮的历程和闪光的精神永载史册，而荣宗敬晚年终能不受日寇威胁，避地远引，同样体现了一种民族志节。

上海沦陷后，滞留的荣宗敬环顾四周，他以一生心血创办的实业，除去申二、申九两厂虎口余生外，其他各厂都不在自家名下了。

① 《申报》1937年3月4日。

② 《明报》1937年3月6日。